

军人情怀 赤子华章

——《邓绪东作品选》序

包川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绪东兄崭露头角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而认识他，是七十年代，在省、市举办的各种学习班、改稿会上。他帅气、谦和，在那个大批判热血沸腾的年代，从没见过他慷慨激昂、剑拔弩张过。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注视一切，虽一身威武戎装，却格外儒雅宽容……

绪东兄江津人。江津古为巴国地，

建国后属蜀，现归渝。这是个伟人、文人辈出之地。邓家所在人杰地灵，有大江东去，有晓风残月。古时曾有白屋诗人吴芳吉，其创作的《婉容词》等流传天下，白屋至今犹存。幼时的绪东兄吸此地地脉灵气，自然就为往后的军旅走笔生涯备足了底料。

记得是1985年，在一个朋友家，他和白姐带着小女儿，我们三家人小聚

会。因我涉文艺圈不深，绪东兄念我简单轻信、胸无城府，便心直口快，严肃提点，那兄长般毫无保留的教诲，令我受益匪浅。他正直坦荡的人格，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在《四川文学》作编辑，他在成都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作专业创作员，该室还有后来转业与我搭档主编《人世间》的邹仲平，转业回上海主编《萌芽》的赵长天，只有绪东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始终坚守在军营。

当年，文革刚结束，文艺开始逐渐复甦。四川能刊载文学作品，只有刚复刊的《四川文艺》《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而成都军区的诗人杨易火、杨泽明、里沙、任耀庭、董嘉通，成空的邓绪东就成了三家报刊的常客。绪东兄集诗、报告文学、散文、戏曲于一身，从1958年起，笔耕不辍，一经进入新时期，创作自然得心应手，佳作不断，成果丰硕。今摆在我面前的《邓绪东作品选》，虽经他大刀刚伐，砍掉过去年代很多不适宜文字，仍浩浩三卷，洋洋百余万字！此乃兄六十载呕心沥血之集大成，翻阅华章，顿生敬佩！绪东兄——诗人，洒脱，不拘一格，接济论资排辈的陋习，嘱之作序。几十年阖家君子之交，我定当尽心竭力，不负兄之重托。

选集上卷为报告文学、散文，取名《军旅大西南》。成都空军兵布云贵川藏渝四省区一市，风雪山高、滇南丛林、川黔美景、甘阿童话世界……真可谓好山好水好风光，但它的确又建国以来历经战火考验的战略要地，无论对印自卫，还是对越反击，原大西南战略大后方都变成前方，成空无论是搏击云天的航空兵，还是长年驻守在冰川雪山、野山峻岭、荒村河汉的高地、雷达、通信前哨，都经历着世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磨砺，都谱写着让人可歌可泣的篇章。绪东兄在他在40年的军旅采写中，总是以饱满的情愫，全身心地投入到发自内心的热爱军营和兵营的生活中，努力去发掘和书写军人的心灵。

《艺苑艳阳天》收集了绪东兄发

表过的近百首诗歌和歌词。他的诗吟和歌唱，大多数还是流于他熟悉而挚爱的军营生活中，如发表在1975年《四川文艺》上的《箭在弦上》“喜马拉雅山是弓，雅鲁藏布江当弦，百万翻身农奴都是神箭手，好似铁壁立雄关！”《弹动古朵》“翻身农奴手握古朵，目光炯炯，戎装紧裹，对准靶子，奋臂一掷，嗖！——甩出去石子一颗颗……古朵战胜了洋枪洋炮，万里高原响彻爱国的战歌……”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早班车》、《战旗》上的《春风杨柳》《高原雪》、《空军报》上的《献礼》《连理柏》《流水音》《江上野炊》等，都洋溢着浓郁的军营生活气息和深厚的军人情怀，标志着绪东兄的诗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达成一流军旅诗人的水平。

下卷《艺苑艳阳天》，主要收集了邓绪东在戏剧、曲艺创作中的精品。由于成都空军政治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成立了专业文艺团，作为专职创作员，他一直坚持为文艺团下基层巡演，参加全军业余、专业汇演、会演创作戏曲作品。这些节目先后6次参加了全军专业文艺团体汇演和全军、空军业余文艺汇演，2次参加全国和四川的作品评奖，共有11件作品获奖。他与别人合作的《夜航船》《文明祖国处处美》《芙蓉城》《花满街》等歌曲，更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空军部队、成都市的流行歌曲，那优美的歌声日夜在军营和都市的大街小巷飘荡……

其实，绪东兄还有最成功的作品，那就是他和贤淑、聪慧、能干的老夫人白兰芳大姐，言传身教，养育的一双儿女！正是子承父业，集诗、书、画与军人情怀于一身的邓家儿女，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崛起，成为四川省自主创业的风云人物！诗人父亲的诗是写在稿纸上的；而诗人子女的诗却立在了祖国的大地上！成都“老会展”“世纪城”“环球中心”等大手笔的绚丽诗篇，更是四川人家喻户晓的华章……他们拓展了绪东兄诗文中未尽的意境，更把梦想筑成了巍峨广厦展示给新时代的人们！

军人情怀，赤子华章源远流长……

时代的印痕

——读《邓绪东作品选》有感

王国云

绪东先生是著名军旅作家。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声名在外。记得六十年代，一次作家集会上晤面，当时我是铁路诗人。那时全国有钢铁诗人刘钊，农民诗人王老九……

我读过绪东先生的军旅诗。当时对我写诗触动很大，我暗自努力，觉得要像绪东先生的军旅诗一样鼓舞士气、激励人心。

绪东先生的作品三大版块《军旅大西南》，似乎把我带到雪域高原，重步你走过的那些崇山峻岭，《茫茫云海》那些气势磅礴境界令我心境肃然而起，为你那些气势磅礴的语句而心动而歌。豪迈中渗透着悲壮的情感，而无数的篇目里，有你苍劲履痕，在那字里行间，跋涉着无数军人，以他们的赤胆忠心写下

舍身为国篇章。无论是《巍巍雪山》，还是《滚滚浪尖上》，都留了中国军人的形影。一个时代的印痕，留在你的诗里里，镌刻在中华大地。《诗颂中国梦》是你诗景的过去和今天的映照。把你曾经的“军人进行曲”化成对中华复兴的吟咏和咏叹。把一束束诗的芬芳插在中国梦里。

《艺苑艳阳天》那是军人的合唱，在

那个艳阳的舞台上，有你的《云梯情字》《将军来摆龙门阵》《红军饭》……我听到多声部的吟唱，齐唱，你的独唱，感人至深。

《邓绪东作品选》是一个军人向党，向祖国，向人民交上的人生答卷；是以文学形式奉献给时代的华章。我衷心地祝贺邓绪东先生大作出版问世！祝邓绪东先生健康长寿！

故乡的烟火

张翼(四川成都)

老家村边的水井旁，孤单坐着一位

太婆。太婆与外婆同乡同龄同辈同姓。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管太婆叫“四外婆”。各各这么叫，爸爸这么叫，我也这么叫，全村人都管她叫四外婆。

在渐渐模糊的记忆中，童养媳的四外婆很是苦命，嫁夫、丧夫、又续夫，又丧夫，再嫁夫，再丧夫。历经三次坎坷婚姻的太婆，膝下却无儿无女，一个人尝尽了人间烟火。

四外婆一直孤伶伶、酸巴巴地生活在村口的水井旁边。

四外婆怕冷，无论春夏秋冬，上午都难得见到人影。她习惯傍晚才出门，半躺在门边的凉椅上，他经沧桑的脸庞，早已被岁月雕刻出条条深深的丘壑，与木门、屋檐、与水井、与夕阳，生动地定格成一幅蜡黄蜡黄的版画。

夏日，傍晚，乡野间，首先飘起来的是人烟烟火。

乡亲们还沐浴在大山坡上的夕阳中

劳作，闲赋在家的半大小子，或者年边的公公婆婆，这些非主流的劳动力已然开始生火做饭，分担家务。

就地取材的秸秆、麦秆和稻草塞进灶膛，浓浓的烟子掠过淡淡的火苗，从烟筒悄然跑出来。站在山腰上，炊烟慢慢地从张家、李家、王家低低矮矮的屋顶上一排排地扑腾出来，又在微风的风中沿着山腰轻轻地延展，从一家一冒出来的炊烟，有的成拱桥，有的成羊，有的成彩虹，有的连成拱桥，有的则胡乱地四面飘散，很祥和、很唯美地挂在乡野山间，一会儿就混在了一起，连成一缕缕的轻纱。

这时，扛着锄头、背着背篓，三三两两收工的乡亲们偶尔会惊醒四外婆家的小黄狗，飘荡的烟火就夹着东一声西一声的犬吠，和着乡亲们们的说谈，一路嗷嗷哈哈的由远而近。

寡言少语的四外婆很受人尊敬。乡亲们路过四外婆家门口，无一例外地都会亲热地与她打招呼。

“四外婆，煮饭煮饭，等会儿给您端过

来！”

“算了哈，岳娃娃说不要送过来。”

四外婆年迈体弱，身体不好。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很少烧过锅，基本上都靠乡亲们上一顿下一顿地接济着生活。如果大人们偶尔忙不过来，总会提前安排我们这些毛孩子给四外婆打帮帮。这时四外婆都会客客气气地说：“不用了，不用了，哪个好意思嘛”。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基本上都在素食主义中生活。

一日三餐，都是用大米和着菜叶，和着红苕，和着各种各样的土格子化出来的稀饭。阵阵炊烟过后，偶尔也会吃上一顿香喷喷的油挂住。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或者遇上客来客往，往往能摆上一桌酒席，或者煮上一顿腊肉干饭，煮上一碗臊子挂面。这个时候，大家是断然不会忘记改善四外婆生活的。

在饭桌上桌前，大人们一手抄着火把，一手端着饭菜，趁着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给四外婆送去。无论天晴下雨，无论夜

夜短，乡亲们都会无私地照顾着这位与大家不沾亲、不带故的四外婆。

那时的农村，生活和思想一样简单的人们，心底却保藏着一份淳朴厚重的人情味。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里除了一张八仙桌、四根板凳，全家大小围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一边喂腹充饥，一边家长里短外，还有一位孤单单的四外婆。

这些记忆的味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萦绕到现在，已在我的脑海中不咸不淡、津津有味地根植了几十年。现在，尽管我和大部分儿时的小伙伴早已走出他乡，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厨房里，明亮地忘记了儿时的人间烟火。但曾经的简单至极，还是时常复杂着我现在的思绪。

那时，我会带上父母，带上老婆，带上儿子，开车回到离我不远不近农村，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地回味那些年，那些香喷喷的情感，只是孤单单的四外婆早已和水井旁的茅草屋幸福地消失在了人间烟火中。(作者单位：四川省专用通信局)

彩色的梦境

徐翔(四川巴中)

川陕交界处，有一个让你多梦的地方——光雾山。

梦境，是浓雾、彩林、阳光和不知名的微型、娇小的野生动物，让你进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不浪漫都不行，不赞颂也不行，不惊讶也不行。

最醉人的是秋天。秋天来时，光雾山上的那些树叶们才一点一点从暗变艳，由青变黄，由黄变红，由红变金，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一波波，最后汇成大海一般的彩林。眼花缭乱的游人和我，陶醉在自家或别人的镜头里。

进入景区，一波一波的人深陷于一波一波的林。那股浪漫的劲儿，从未

谋面，撼天动地！光雾山的晚秋味儿，简直就是地球在北纬32度里高高飘扬的红飘带，从天而降的大彩瀑。不用质疑，世界上没有哪个画家能画出这样的画来！

空中览树，光雾山的树以巴山水青红居多。青红树的叶不会变红，而是由青变成灿烂的金色，因此它的主色调是金黄，其间点缀着翠绿、桔红、橙黄、火红、嫩黄；翠绿的是杜鹃，嫩黄的是松树，火红的是枫树，还有密密麻麻金黄金黄的青杠，这些树一大簇一大簇地紧靠在一起，却又互不相连。从她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取一块，都是一幅天底下最自然的油画，

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冲击人们的视觉，震撼人的心灵。

近观树叶，又是一番景致。一棵树上常常并不只有一种色彩，有的叶子左边碧绿右边桔红，有的上面翠绿下面镶金，有的半红半黄，层次分明，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树叶显得更加绚丽。一缕缕阳光投射到树叶上，逆光中的叶子立刻呈现出半透明的晶莹体，梦幻般的美立刻扑面而来。

林下听水，光雾山的水悄悄地躲在树林里，静静地流淌，让山变得灵动起来。侧身的树枝没有规矩地插在小溪上，飘落的彩叶，在山风的鼓吹下打着一个小

接一个的水圈儿，做成了乐谱，一路高歌，奔流而下……

小溪活了，淋漓尽致、毫无遮掩地活了。

山雾也不甘示弱。秋一开始，铺天盖地的大雾把整个光雾山笼罩着，只有太阳才能撼动她，勉强露出个光雾彩头来，悬浮于天空中。在我眼里，又是一个世界奇迹！据说是六百多种杜鹃花做成的一个大彩头。置身其中，好像是上天给我安排了一个天堂般的国度，诗意的天堂，恰似万国多姿的仙女盛会，真让人乐不思蜀了！

(作者单位：巴中市通江县人民政府)

雪山雄鹰吟 马背赤子声

八十五岁军旅作家邓绪东三卷本作品选出版

贾西贝

近日，成都世纪城古色古香的顺兴老茶馆内人声鼎沸，书香洋溢，来自西南战区空军、四川省作协、四川省文化厅、成都空军干休所、世纪城会展旅游集团的一批老战友、老战友们，与85岁的著名军旅作家、诗人邓绪东一起分享由华龄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邓绪东作品选》。著名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喻晓、李成基、包川、郭中朝、卢锋、孙建军、杨明照、黎正明、王国云、贾勇虎、臧瑾、王驰、晏璧等均撰文或莅临会场，对邓老的作品和他的军旅创作生涯给予高度的评价。

《邓绪东作品选》收集了原成都空军政治部正师级专职创作员、著名作家、诗人邓绪东在建国后创作、发表的反映军营、地方生活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曲艺、回忆录等作品达300余篇，分《军旅大西南》《诗颂中国梦》《艺苑艳阳天》三卷，计70多万字。作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站在时代的前列，尽一个作家应尽的责任，满腔热情歌颂了人民军队为保卫祖国、服务人民、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茫茫云海，飞翔着保卫祖国的民族之魂；巍巍山上，斗争着一群甘于寂寞的汽车兵；浪浪浪尖上，一展改革开放弄潮儿们的风采。作者曾四次进藏，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生活长达四百多天，在海拔五千千米的高山雷达站与战士们同吃同住，近20年间，大西南空军多数部队驻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精彩的文字。出版他的作品，对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无疑有着非常意义和积极的意义。

邓绪东1933年10月出生出生于四川江津县(现重庆市)，1952年入伍，历任空军航空预科总队学员、文化教员、区队长，成都空军政治部文化、宣传干事、文艺6级(正师级)创作员，长期坚持业余和专职文艺创作。在近2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多次主动、积极深入高原、边远连队，足迹踏遍大西南战区，记下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录下200多盘录音带，在《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星星》《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等刊物发表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曲艺作品约200万字，在诗歌创作中，他与当时成都军区著名诗人杨易火、杨泽明、里沙、任耀庭、董嘉通、贾勇虎等一道，为振兴军旅诗歌创作出了贡献。在戏剧、歌曲创作上，他6次参加全军专业文艺团队汇演和全军、空军业余文艺汇演，2次参加全国和四川的作品评奖，共有11件作品获奖。另外，两次荣立三等功。

四川省作协原主席团委员，创研室主任，著名诗人孙建军撰文赞扬道：“军旅大西南，就是邓绪东的人生履历，从马背跃上云端，就是邓绪东的文思才韵，品味他的诗文，于是深深领悟，战旗为什么这样红！”“四川省政协第八、九届常委，省作协原主席团委员，省长篇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作家包川在发言中，更高度评价了邓绪东文学创作对他儿女的影响，“诗人父亲的诗是写在稿纸上的，而诗人儿女的诗却立在了祖国大地上！成都沙湾会展、世纪城、九寨沟、环球中心等大手笔的绚丽诗篇，更是四川人家喻户晓的华章！”……

外公的老屋

陈秋菊(四川资阳)

里悄悄偷番茄和黄瓜。老屋里的很多东西都有岁月的气息，石头做的大水缸、大木头柜子、磨盘……厨房里一个石头做的模筒还挂在老地方，我如获至宝的取下来，掸掸灰尘，带回了家。

我们家对于丧葬祭祀这一类的活动尤其讲究和有仪式感。逢年过节，我们大家在外公的带领下祭祖扫墓，香蜡纸钱和供品一样都不能少，磕头作揖也不能落下。这种仪式感从小到大根植于我的脑海里，耳熟能详。外公离开我们四年了，按照他的遗愿他走后直接葬在老屋旁边。外公的老屋虽然离县城不远，但一点都没被城市的喧嚣污染，像是一个隐秘的世外桃源。去他家的路拓宽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他的家门口。外公家的房子修得很讲究，从高高的门槛、窗棂、香火神龛就可以看出来。而房子的结构是由石头打的地基，木头、混合着水泥、竹编等东西建造的，冬暖夏凉。这一天，我提着香蜡纸钱回到了外公的老屋。想起小时候每每去他家，还没走进院子，我就扯着嗓子大声喊：“外公，我来了。”每次外公都是用那严肃的语气“嗯”一声。后来我工作了，去的次数少了，依然是扯着嗓子大声喊“外公我来了。”外公的严肃语气就变成了和蔼的“菊儿你来啦！”我依旧扯着嗓子大声喊着外公我来了，但是没有人回应我。来到他的坟前，我一边撕着纸钱一边跟他念叨，前些日子忙得忘记了他的生辰，但是心里是记着的，今天就回来看看他了。我固执的相信，外公是听得见的。

老屋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只有门口那高高的核桃树总是不忘记开花结果，每年外婆仍旧回来打核桃，挨家分给我们吃。一棵兀自长起来的李子树也结满了果实，我爬上去摘了一些。地里的韭菜、血皮菜、折耳根等这些常年生长的蔬菜还在，似乎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背着外公外婆在那些地

我突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老人都背离开自己的老屋了，因为那是他们的根，那一田一土，滋养着他们曾经的生活，一草一木，都饱含着他们的深情。儿时离开乡村，去繁华的大都市，现在却觉得乡村是最踏实的存在，庆幸还有外公的老屋值得我去回忆和纪念，如果有那么一天，城乡差距变小，老屋也不复存在了，那我们的回忆又该何去何从？(作者单位：四川东岳县乐阳小学)